

童话京剧《野天鹅》观后

# 童话特色和京剧神韵

文/贡淑芬 图/孙景昱

一百多年前，在波罗的海之滨的日德兰半岛，贫穷的丹麦作家安徒生，融自己坎坷的经历于其中，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童话，从此，这童话像长出了翅膀，飞向世界各地，各国的儿童和成年人，视这些童话为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世代流传着。如今，安徒生童话已成为世界文化的灿烂明珠。比安徒生更早的100多年前，以四大徽班进京为标志的东方艺术明珠中国京剧也宣告诞生，中国京剧那程式化、虚拟化的表演；委婉优美的各行当、各流派的唱腔；那数以千计的丰富多彩的剧目，也迷倒了世界各国的人们。更为奇妙的是，在新世纪初，河北省京剧院的艺术家们，以惊人的胆魄，用中国京剧的样式，排演了一出安徒生童话《野天鹅》（编剧杨晓利、梁奎振，导演谢平安、臧兰英，主演张艳玲），把两颗艺术明珠，花团锦簇般地结合成一个完美的艺术精品。我为他们的胆识叫绝，更为他们的成功而喝彩，OK，野天鹅！

《野天鹅》的故事，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人们忘不了美丽善良的公主艾丽莎所遭受的磨难；忘不

了她忍受千辛万苦救助落难哥哥们的无私精神以及她那美好、幸福的结局。艾丽莎就是这样，在逆境的磨砺中，一步步走向勇敢，走向成熟，最终完成她通往壮丽人生的三次美丽的跳跃。当水清草绿、鲜花盛开、百鸟齐鸣的时候，艾丽莎也赢得了自己的幸福和爱情，真善美彻底打败了假恶丑。就是这样一个辽远国度的古老的故事，两位编剧大胆构思、奇妙联想，充分运用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，结构了剧本，塑造了艾丽莎美丽动人的形象，刻画了众位王子、年轻国王等众多艺术典型，同时也笔酣墨饱地勾画出后母和大教主的丑恶嘴脸。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京剧舞台上落地生根，开出了艳丽的花朵。在这之前，不知有无这种尝试，但可以肯定，《野天鹅》的排练和演出无疑是相当成功的。

人们说“剧本，一剧之本”，因为剧本决定着这个戏的舞台呈现的样式，一出好戏就像是一棵树，而剧本是它的根。两位编剧，认真研讨原著，对异国情调、风俗习惯、风土人情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



后母让四个小青蛙跳进池塘



“艾丽莎，你说呀，你不是妖女！”

开掘,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增删和京剧化的艺术处理,使艾丽莎这个人物形象更集中、更典型、更血肉丰满、栩栩如生。全剧结构也更加严谨,情节更加集中了。艾丽莎是作者全力塑造并贯穿全剧的人物,剧本在第二场、第三场、第四场、第六场,分别安排了大段优美的唱腔,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,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。第二场艾丽莎唱的“冷风习习透纱窗”一段,非常细腻地揭示了她焦灼、忧虑的复杂内心。第三场“离宫殿,逃荒野,一路艰险”的一段高拨子唱腔,伴以行路跌扑、乌龙绞柱等技巧,充分运用京剧唱、念、做、舞的表现手段,突出表现艾丽莎在狂风大作中拼命挣扎的情状,十分生动、逼真。第四场,红日当空、碧波万里,众王子衔大网飞越大海的一场,更是充分运用了京剧的翻、摔、跌、扑各种程式技巧,成功地表现了艾丽莎和众王子同舟共济的同胞深情。第六场,“夜色临明月一轮挂天际”一段,如泣如诉,表达了在“荨麻烫如火,荨麻刺如棘”的艰难面前,艾丽莎坚韧不拔的勇敢牺牲精神。《野天鹅》贴切、优美、流畅而又文彩斐然的唱词,非常生动地凸现了人物。

选取动人的细节,在诗意的氛围中推进故事发展,是《野天鹅》剧作又一特色。这情节的选取,既符合人物,又渲染和加深了戏剧化的氛围,如艾丽莎思念哥哥的大相框;从空中掉下来的大羽毛;承载艾丽莎的大网;行刑干柴变成的绿树,无不充溢着一种神奇的色彩,突出了童话的特色。剧中还塑造了四个小青蛙、四个吸血鬼、四个刽子手这三组毫



不相关的形象,利用戏剧独特的结构形式,在角色和演员之间跳进跳出,增加了此剧的谐趣性。剧本还增加了完整统一的歌队来贯穿,歌队是人、是物、是思想、是评论,这是中国戏曲的独特表演特点,从《张协状元》就已经开始了。《野天鹅》在这里运用歌队也给全剧的场次转换和人物情绪过渡,提供了合理性和自由度,这种契合,也是天衣无缝的。

《野天鹅》的艺术创作过程给

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,外国艺术和中国艺术相结合,《野天鹅》不是第一个,我们相当多的剧种,都演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古希腊的悲剧。应该说,这种探索和努力是有益的,它丰富了我们的东方艺术,也使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外国人了解和喜欢中国艺术。

远在北欧的丹麦,就会看到由中国京剧塑造的美丽的艾丽莎了,她属于中国,也属于丹麦,更属于全世界!